



冬夜读聊斋

□陈爱松

只合清风 明月夜

□周苏荣

爬了一天山，又脏又累，想到河谷洗漱。
风吹过林梢，很快融入黑夜。星星闪烁，月亮还在山那边。

从山顶下往河谷的路，拐着很多弯儿。我们一行人，弯成几个大问号，眼紧盯着脚下，头灯、帐篷灯，像落入山坡的星星。穿芦苇，绕竹园，拐树林，林中隐着石阶，磕磕碰碰出来，就到河边了。

看不见水，但清冽的水声如约而至。黑暗中，光溜溜的石板河床，沉在秋风里鼓瑟操琴。几个人依次坐到河边，甩掉鞋袜，咬咬牙，把脚伸到水里，让冰凉的河水柔柔地滑过温热的肌肤，刷牙、洗脸，说笑声响彻山谷。看着身边一个个醉卧深山的伙伴，我脑海里涌现这样一幅画面：母亲抱着孩子，牵孩子的小手指着天空说：“你看，月亮！”孩子亮晶晶的眼睛眨巴眨巴就满是欢悦了。

童年的欢悦来得简单。我小时候，山村不通电，照明用的是煤油灯。灯是用废玻璃瓶子做的，不用花钱，但灯油得用鸡蛋换，有事时大人才让亮灯。大人们从早到晚只顾忙着填饱一家人的肚子，顾不上过问孩子上学的事，老师们也从来不留作业。读书对于农家孩子来说，就好像是老农撒下的种子，出不出长不长是种子的事情，只管种就是了。不用读书，也无书可读，孩子们老早便摸黑躺到床上，骨碌着亮晶晶的眼睛，盼望着有月亮的日子。每个月，有月亮的几天里，孩子们喝过稀饭，便从大人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去，在村子里大呼小叫热闹一阵子，到麦场上玩捉迷藏、老鹰抓小鸡、瞎子摸象、丢手绢、嫁新娘的游戏，整个村庄都闹腾起来。

当我们不再是孩子时，单纯和欢悦还有吗？

明月清风本无价，而今，日日为生存奔波的我们，习惯于平视有价东西的我们，对无法用价格衡量的清风明月，还会有心一顾吗？

往回走时，月亮从山谷里出来了。路，也更加明晰，像带子一样弯在草丛中。我们关掉所有的照明工具，悠悠地往上走，整个身心都陶醉在月色里。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歌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几个人竟然唱不出一首完整的歌。有人笑了，那是发自内心的笑，伴着无以名状的喜悦在流淌。

两边的芦苇，被风吹成了跳动的音符。

星星打盹去了，树儿草儿抱月而眠。风吹山果落，“吧嗒”、“吧嗒”，被惊醒的鸟儿“叽叽”几声又睡着了。

在这幽深的空山里，四个人两顶帐篷，一贫如洗、两袖清风，身心内外的赘物纷纷落地。风是我们的，月是我们的，天空大地都是我们的，从山麓到云顶，从溪涧到幽谷，只听得见灵魂和肉体的私语。

这样的夜晚，我等了好久好久，就像等待一个人，等待一个时刻，等待这个人这个时刻出现一样，我等到了星空、明月、深山、浅溪，和我相聚在一起。

月光像一袭宽大的睡袍，从天空抖下来，山野入梦，伙伴们都睡着了，长短不齐的呼噜声从帐篷里跑出来，不知他们梦到了谁？

我无法入睡，一只耳朵听山风呼号，一只耳朵听鸟叫虫鸣，庆幸着月亮仍是它自己的，还能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带来欢乐。尔后，我像一只奔波已久的猫，倦在清风明月里，听风吹乱黄黄绿绿的音符，如一脉清冽的溪流，在细弱的血管中翻山越岭地流动，跌宕处，划出一声颤音……

冬夜，最宜读书。翻检书架，忽见《聊斋志异》，如遇故交。纸页发黄，字皆为竖排繁体，张友鹤选注。书为父亲于二十年前所购，封面已损，以牛皮纸覆面。抚之在手，往昔岁月，历历重现。

我曾在一偏远山村中学教书十三年。学校原为一座山神庙，后迁走了附近住户。学校前门洞开，仅有门柱，后有出口，村人为抄近路，常牵牛、担粪而过，所幸民风淳朴，少有被盗之事，况学校也无物可盗。有学生四五百人，教师二十余名，平时热闹非凡，一放假，独我一家住校。丈夫工作单位远，很少回家，女儿幼小，早早入睡，冬夜岑寂，电视机虽有，节目甚少，遂读书。屋外寒气砭人肌骨，室内灯下被暖枕高，卧床而读，沉浸书中。

长篇小说，一旦翻开，为好奇心驱使，便不得不读至通宵达旦，次日却精神倦怠。最喜读聊斋，篇幅短小，皆有结局，不必悬念于心，割舍不下。倦即抛书，安然入眠，偶做好梦，与花妖狐仙相逢，醒来回味无穷，不忍起床。同写鬼狐，却篇篇不同，每次翻开，

都似新读。其语精妙、凝炼、传神，看至佳处，忍不住掩卷沉思，微笑、默叹，以为妙绝，如儿时读童话，爱不释手，又常愿其为真事。

有时读至夜半，睡前下楼，明月在天，四野无人，唯风在树间。厕所在校园最后边，背靠废窑数窟，杂草丛生，有夜鸟忽啼于崖上树，竟无惧意，甚至希望逢着狐女婴宁、红玉、小翠，哪怕是鬼女小谢、连琐也成。惜从无一遇，偶有夜访女，也都是熟人。恐我为女子，鬼狐不顾。

长恨此身非男儿，何时得遇佳人？

从不设想遇到书中书生，即使其中佼佼者，或荡，或怯，或痴，或拗，尤其痛恨一男拥二美者。有甚者，经刻骨铭心之情，得绝妙无双之佳人，还纳妾狎妓，如《聂小倩》中宁采臣，《梅女》中封云亭，读此常切齿。叹世间好女如云，而深情奇男子少之又少矣！

冬夜读书，不知寂寞，但觉神游四方，与各色人等神交。有书相伴，岑寂的日子，也厚成一部值得回味的人生之书。

半潭秋水烹茶

□梁凌

茶，也叫“嘉木”，喜欢这个叫法，清嘉的嘉，“重湖叠嶂清嘉”，潏潏滟滟的；还有“嘉木秀而繁阴”，绿得湿漉漉的。苏东坡称武夷山茶“叶嘉”，意美也。总之，嘉木——世间最美好的树。

有茶庄，便叫“嘉木秀”，红橡木匾额，其上明晃晃绿色的字，为了这个好名，每次路过，我都要停下来，做深呼吸，如置身林泉。

“茶”字也漂亮，上面草，下面木，绿格莹莹的，“人”站在中间，神清气爽，发散着仙气。

茶好，与茶有关的物件也全是好的：紫砂壶、青花盏、木鱼石杯、紫檀茶台……

我若是植物，希望是一棵茶树。先是长的地方好——半山腰，既避开了红尘，又不至于忍受高寒，是植物里的苏东坡、李叔同，亦道亦儒，半僧半俗，得意就入世，失意就出尘，进退都有理。

抑或是长在深山里，比孔夫子还老，两千七百多岁，仍旧绿着，没有人砍它去打家具、当柴烧、做木炭，只像神一样敬着，不寂寞，也不喧嚣，状态极好！

茶的名字也好：苦丁、碧螺春、龙井、毛尖、雀舌、兰芷、月光白、青山绿水……像金陵十二钗，但十二钗里，黛玉像竹，宝钗像芍药，妙玉似云，湘云如清风，惜春似明月，没有一个像茶的。

历史上，像茶的女人不多，蔡文姬是，李清照是，她们是苦丁茶，是峨眉山的青山绿水，苦哈哈的，却一肚子才情，抬抬手，是“胡笳十八拍”，嘘口气，便“人比黄花瘦”。

像茶的现代女子，有林徽因、林青霞，刚好都姓林，与草木有关，合该是林里的茶树。我看过林徽因穿白旗袍的照片，端庄秀雅，玉净花明，是西湖上升起的中秋月，带着几分仙气，她是茶中龙井，清中带着香，还夹有几丝烟火气。与她有关的三个男子，梁思成、金岳霖、徐志摩，不是翘楚就是泰斗，是紫砂、青花、木鱼石，刚好与她相配。

林青霞，清秀里透着剑气，有点咄咄逼人，就是不沾一丝一毫的俗气，干净得像云。然美人毕竟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霜，爱了，恨了，成熟了，沧桑了，但仍旧那么美，是另一种美，如普洱茶里的月光白，新茶清香，旧茶醇厚，不怕老——老有老的味道。

老了的普洱，在空气中发酵，一丝丝剥落，一点点脱去生涩，变香变醇。

其实，再香再醇，茶的基本味道，依然是苦的。

赵州老和尚，对

初来观音院求开悟的僧人说，吃茶去！对再来者亦说，吃茶去！旁边的僧人问，为什么初来、再来，你都一律说吃茶去？赵州和尚并不作答，只说，你也吃茶去！

“吃茶去”，莫测高深，成了佛家一段公案……

佛讲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在赵州和尚看来，这个“一”就是：吃茶去！赵州和尚，作为一方宗主，一生清苦，却淡然处之，安之若茶。

喝茶就是参禅。所谓“禅茶一味”，说的就是苦味。参禅，参的什么？是对“苦”的解脱。僧人在寺里打坐静悟，寺院外面，长着青青茶树，佛是茶，茶是佛。

不仅是佛，茶亦是道，所谓茶道茶道，道家崇尚自然，返璞归真，又是尝百草，又是炼仙丹，岂能不吃茶？神农天生的透明肚子，误食了毒草，肚里便有黑斑，摘几片茶叶吃下去，一会儿黑斑消失，于是，神农管这种草叫“查”。

茶是最干净的，长在云雾里，舒展在杯盏中，泡茶的水，当然也要讲究。

“寒灯新茗月同煎，浅瓯吹雪试新茶。”“一片青山入座，半潭秋水烹茶。”贫寒雅士，挑寒灯亦要喝茶，好在有明月、细雪、一片青山、半潭秋水，且不用钱来买。

泉水、雨水、雪水甚至梅花水，九九归一，统统用来烹茶。

雪落在梅花上，采下化了泡茶，这是妙玉玩的把戏，好喝不好喝，她知道。

我只记得小时候吃过的雪，除了清甜，还带着几丝尘香——落到梅花上的雪，是不是粘走了梅花的精气神？

雪是圣洁的，梅花是清苦的，茶、白雪、梅花放在一起，如珍珠对玛瑙，玉石配翡翠，旗鼓相当。吃茶吃到这种境界，欢喜的不仅是味蕾了，品的更是高雅文化、佛道精神，倘若这时候，手里恰好拿着一把拂尘，在品茗之后，拂尘一甩，淡然出尘，飘若白云。

可惜，我没有拂尘，且院里亦没有梅……

